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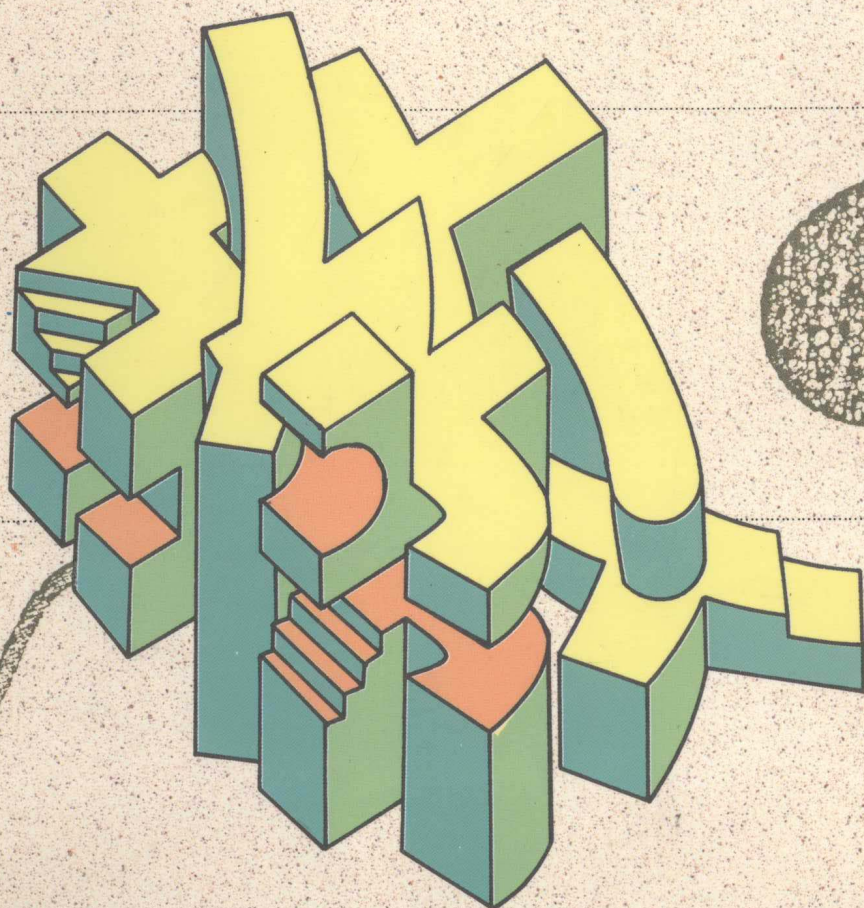
當代思潮系列叢書

教育的語言

伊士列爾·謝富勒——著

林逢祺——譯

賈馥茗——校閱



當代思潮系列叢書

教育的語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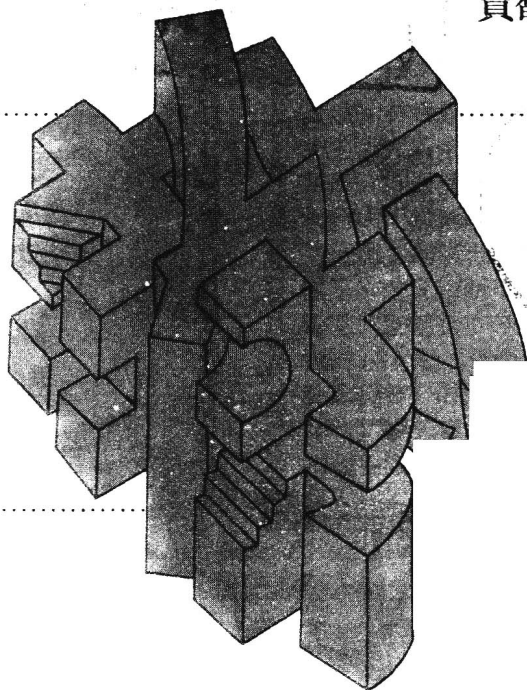
The Language of Education

伊士列爾·謝富勒—著

Israel Scheffler

林逢祺—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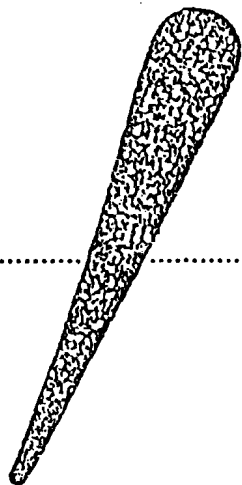
賈馥茗—校



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當代思潮系列叢書⑤

教育的語言



原著〉伊士列爾·謝富勒
譯者〉林逢祺
校閱者〉賈馥茗
出版〉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人〉賴阿勝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 1166 號
地址〉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 96-4 號
電話〉3681118 3631407
電傳(FAX)〉886 2 3681119
郵撥帳號〉0104579-2
排版〉紀元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1994 年 2 月 (印數：1~1,000)

定價／新台幣 150 元

●版權所有 請勿翻印

●本書如有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調換。

ISBN：957-551-702-4

《購書專線／(02)367-1118》

《當代思潮系列叢書》編審委員

【哲學與宗教學】

◎總召集人——楊國樞

◎召集人——郭博文、楊惠南

◎委員——成中英、李英明、杜維明、沈清松、林正弘
吳光明、章政通、莊文瑞、傅大為、董芳苑
廖立文、廖仁義、劉述先、蔡美麗

【藝文】

◎召集人——蔡源煌

◎委員——李祖琛、周玉山、張大春、張漢良、陳傳興
齊隆壬、龔鵬程、鄭樹森

【史學】

◎召集人——張玉法

◎委員——江金太、李永熾、杜正勝、林毓生、金恆煒
張朋園、許倬雲、黃俊傑

【語言學】

◎召集人——黃宜範

◎委員——丁邦新

【心理學】

◎召集人——鄭昭明

◎委員——宋文里、黃光國、黃榮村、游乾桂、雷 霆
楊國樞

【教育學】

◎召集人——張春興

◎委員——鍾思嘉

【人類學】

◎召集人——李亦園

◎委員——許木柱、陳文德、張恭啓、黃應貴、黃道琳

【社會學】

◎召集人——文崇一

◎委員——丁庭宇、王杏慶、金耀基、高承恕、孫中興
馬康莊、陳忠信、張家銘、葉啓政、瞿海源
蕭新煌

【政治學】

◎召集人——胡佛

◎委員——朱雲漢、吳乃德、周陽山、洪鑣德、許津橋
蔡詩萍

【法律學】

◎召集人——王澤鑑

◎委員——李鴻禧、林文雄、楊日然

【經濟學】

◎召集人——于宗先

◎委員——麥朝成、夏道平、賴建誠

【傳播學】

◎召集人——徐佳士

◎委員——李金銓

◎總策劃——高信疆

◎執行主編——馬娟娟

◎美術顧問——李男

「當代思潮系列叢書」序

從高空中鳥瞰大地，細流小溪、低丘矮嶺渺不可見，進入眼簾的只有長江大海、高山深谷，刻畫出大地的主要面貌。在亙古以來的歷史時空裡，人生的悲歡離合，日常的蠅營狗苟，都已為歷史洪流所淹沒，銷蝕得無影無踪；但人類的偉大思潮或思想，却似漫漫歷史長夜中的點點彗星，光耀奪目，萬古長新。這些偉大的思潮或思想，代表人類在不同階段的進步，也代表人類在不同時代的蛻變。它們的形成常是總結了一個舊階段的成就，它們的出現則是標示著一個新時代的發軔。長江大海和高山深谷，刻畫出大地的主要面貌；具有重大時代意義的思潮或思想，刻畫出歷史的主要脈絡。從這個觀點來看，人類的歷史實在就是一部思想史。

在中國的歷史中，曾經出現過很多傑出的思想家，創造了很多偉大的思潮或思想。這些中國의思想和思想家，與西方的思想和思想家交相輝映，毫不遜色。這種中西各擅勝場的情勢，到了近代却難繼續維持，中國의思想和思想家已黯然失色，無法與他們的西方同道並駕齊驅。近代中國思潮或思想之不及西方蓬勃，可能是因為中國文化的活力日益衰弱，也可能是由於西方文化的動力逐漸強盛。無論真正的原因為何，中國의思想界和學術界皆

應深自惕勵，努力在思想的創造上發憤圖進，以締造一個思潮澎湃的新紀元。

時至今日，世界各國的思潮或思想交互影響，彼此截長補短，力求臻於至善。處在這樣的時代，我們的思想界和學術界，自然不能像中國古代的思想家一樣，用閉門造車或孤芳自賞的方式來從事思考工作。要想創造真能掌握時代脈動的新思潮，形成真能透析社會人生的新思想，不僅必須認真觀察現實世界的種種事象，而且必須切實理解當代國內外的主要思潮或思想。爲了達到後一目的，只有從研讀中外學者和思想家的名著入手。研讀當代名家的經典之作，可以吸收其思想的精華，更可以發揮見賢思齊、取法乎上的效果。當然，思潮或思想不會平空產生，其形成一方面要靠思想家和學者的努力，另方面當地社會的民衆也應有相當的思想水準。有水準的社會思想，則要經由閱讀介紹當代思潮的導論性書籍來培養。

基於以上的認識，爲了提高我國社會思想的水準，深化我國學術理論的基礎，以創造培養新思潮或新思想所需要的良好條件，多年來我們一直期望有見識、有魄力的出版家能挺身而出，長期有系統地出版代表當代思潮的名著。這一等待多年的理想，如今終於有了付諸實現的機會——桂冠圖書公司決定出版「當代思潮系列叢書」。這個出版單位有感於社會中功利主義的濃厚及人文精神的薄弱，這套叢書決定以出版人文學及社會科學方面的書籍爲主。爲了充實叢書的內容，桂冠特邀請台灣海峽兩岸的多位學者專家參與規劃工作，最後議定以下列十幾個學門爲選書的範圍：哲學與宗教學、藝文(含文學、藝術、美學)、史學、語言學、心理學、教育學、人類學、社會學(含未來學)、政治學、法律學、經濟學、管理學及傳播學等。

這套叢書所談的內容，主要是有關人文和社會方面的當代思潮。經過各學門編審委員召集人反覆討論後，我們決定以十九世紀末以來作為「當代」的範圍，各學門所選的名著皆以這一時段所完成者為主。我們這樣界定「當代」，並非根據歷史學的分期，而是基於各學門在理論發展方面的考慮。好在這只是一項原則，實際選書時還可再作彈性的伸縮。至於「思潮」一詞，經過召集人協調會議的討論後，原則上決定以此詞指謂符合下列條件之一的學術思想或理論：(1)對該學科有開創性的貢獻或影響者，(2)對其他學科有重大的影響者，(3)對社會大眾有廣大的影響者。

在這樣的共識下，「當代思潮系列叢書」所包含的書籍可分為三個層次：經典性者、評析性者及導論性者。第一類書籍以各學門的名著為限，大都是歐、美、日等國經典著作的中譯本，其讀者對象是本行或他行的學者和學生，兼及好學深思的一般讀書人。第二類書籍則以有系統地分析、評論及整合某家某派(或數家數派)的理論或思想者為限，可為翻譯之作，亦可為我國學者的創作，其讀者對象是本行或他行的學者和學生，兼及好學深思的一般讀書人。至於第三類書籍，則是介紹性的入門讀物，所介紹的可以是一家一派之言，也可以就整個學門的各種理論或思想作深入淺出的闡述。這一類書籍比較適合大學生、高中生及一般民衆閱讀。以上三個層次的書籍，不但內容性質有異，深淺程度也不同，可以滿足各類讀者的求知需要。

在這套叢書之下，桂冠初步計畫在五年內出版三百本書，每個學門約為二十至四十本。這些為數衆多的書稿，主要有三個來源。首先，出版單位已根據各學門所選書單，分別向台灣、大陸及海外的有關學者邀稿，譯著和創作兼而有之。其次，出版單位也已透過不同的學界管道，以合法方式取得大陸已經出版或正在

編撰之西方學術名著譯叢的版權，如甘陽、蘇國勛、劉小楓主編的「西方學術譯叢」和「人文研究叢書」，華夏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紀文庫」，陳宣良、余紀元、劉繼主編的「文化與價值譯叢」，沈原主編的「文化人類學譯叢」，袁方主編的「當代社會學名著譯叢」，方立天、黃克克主編的「宗教學名著譯叢」等。各學門的編審委員根據議定的書單，從這些譯叢中挑選適當的著作，收入系列叢書。此外，桂冠圖書公司過去所出版的相關書籍，亦已在選擇後納入叢書，重新加以編排出版。

「當代思潮系列叢書」所涉及的學科衆多，爲了慎重其事，特分就每一學門組織編審委員會，邀請學有專長的學術文化工作者一百餘位，參與選書、審訂及編輯等工作。各科的編審委員會是由審訂委員和編輯委員組成，前者都是該科的資深學人，後者盡是該科的飽學新秀。每一學門所要出版的書單，先經該科編審委員會擬定，然後由各科召集人會議協商定案，作爲選書的基本根據。實際的撰譯工作，皆請學有專攻的學者擔任，其人選由每科的編審委員推薦和邀請。書稿完成後，請相關學科熟諳編譯實務的編輯委員擔任初步校訂工作，就其體例、文詞及可讀性加以判斷，以決定其出版之可行性。校訂者如確認該書可以出版，即交由該科召集人，商請適當審訂委員或其他資深學者作最後之審訂。

對於這套叢書的編審工作，我們所以如此慎重其事，主要是希望它在內容和形式上都能具有令人滿意的水準。編印一套有關當代思潮的有水準的系列叢書，是此間出版界和學術界多年的理想，也是我們爲海峽兩岸的中國人所能提供的最佳服務。我們誠懇地希望兩岸的學者和思想家能從這套叢書中發現一些靈感的泉源，點燃一片片思想的火花。我們更希望好學深思的民衆和學生，

也能從這套叢書中尋得一塊塊思想的綠洲，使自己在煩擾的生活中獲取一點智性的安息。當然，這套叢書的出版如能為中國人的社會增添一分人文氣息，從而使功利主義的色彩有所淡化，則更是喜出望外。

這套叢書之能順利出版，是很多可敬的朋友共同努力的成果。其中最令人欣賞的，當然是各書的譯者和作者，若非他們的努力，這套叢書必無目前的水準。同樣值得稱道的是各科的編審委員，他們的熱心參與和淵博學識，使整個編審工作的進行了無滯礙。同時，也要藉此機會向高信疆先生表達敬佩之意，他從一開始就參與叢書的策劃工作，在實際編務的設計上提供了高明的意見。最後，對桂冠圖書公司負責人賴阿勝先生，個人也想表示由衷的敬意。他一向熱心文化事業，此次決心出版這套叢書，益見其重視社會教育及推展學術思想的誠意。

楊國樞

一九八九年序於

台灣大學心理學系

作者序

本書的目的在於運用哲學方法，廓清教育思想和辯論中的常用特徵。特別分析教育的定義、口號和隱喻，同時也探討教學這個核心觀念，希望接下來的反省，能夠引起教育和哲學的學生，甚至對學校教育措施極度關心的國民和教育家的興趣。

這裡所發展成的一些觀念，是我近幾年來講授教育哲學導論孕育而來的，因此，可能對這個科目的課程有所幫助。許多熟悉最近我所編纂的《哲學與教育》一書的人，可能發現本書極適合作為該書一些相關問題的輔助性和系統化研究。

在此，我要對《美國哲學講義》（*American Lectures in Philosophy*）的編輯和出版者給予的建議和配合，表示謝意。法蘭克納（Frankena, W. K.）、摩根貝瑟（Morgenbesser, S.）及韋薩柏格（Weisberg, H.）等教授，對本書的形式和內容提供許多批判性的建議。感謝葛捷漢先生紀念基金會（John Simon Guggenheim Memorial Foundation）的獎助金，使我得以完成本研究的定稿工作。內人於我準備初稿時的鼓勵與協助，我願在此致謝。最後，感謝我在哈佛大學裡的教育和哲學同事們的激勵，也感謝我的學生，他們在

我教學的過程中也教育了我。

作者簡介

伊士列爾·謝富勒 (Israel Scheffler)，一九二三年出生於紐約市 (New York City)。先後於一九四五年及一九四八年獲得布魯克林學院 (Brooklyn College) 文學士及文學碩士。一九四九年進入賓州大學 (Pennsylvania University) 攻讀哲學博士，於一九五二年完成學業。隨即獲聘至哈佛大學 (Harvard University) 講學，一九六一至六二年間擔任教育學教授，一九六二年起改任「教育學及哲學」教授，直到一九九二年退休為止。雖然謝富勒已經退休，但因為在學術上貢獻卓著，乃獲哈佛大學聘為榮譽教授 (Emeritus Professor)。此外，他自一九八三年起，主持哈佛大學教育哲學研究中心，目前仍為該中心主持人。當代美國教育哲學界中，謝富勒是公認最為凸出者之一。他將分析哲學引進教育哲學界，使得教育哲學的研究展現前所未有的精敏與活力。其所著《教育的語言》(*The Language of Education*) 於一九六〇年出版之後，廣受好評，咸認為教育哲學樹立了新的里程碑。其主要著作還包括《探索的分析》(*The Anatomy of Inquiry*, 1963)、《知識的條件》(*Conditions of Knowledge*, 1965)、《科學與主觀性》(*Science and Subjectivity*, 1967)、《理性與教學》(*Reason and Teaching*, 1973)、《實用主義四哲》(*Four Pragmatists*, 1974)、《文字之外》(*Beyond the Letter*, 1979)、《論人類潛能》(*Of Human Potential*, 1985)、《探索》(*Inquiries*, 1986) 及《理性情感頌》(*In Praise of the Cognitive Emotions*, 1991)。編有《哲學與教育》(*Philosophy and Education*, 1958) 及《邏輯與藝術》(*Logic and Art*, 1972) 二書。

校閱者序

教育事實在人類世界已經存在了幾千年，而「教育專著」到二十世紀才流行起來。論述仍然是「後起之秀」，是時間造成的，因此在論述中，含著許多由事實所造成的「不言之意」，而有了許多「想當然耳」存在其中。這種「想當然耳」，西方人美其名爲「意在言先」(understood)，認爲是「不言可喻」的，因而在遇到須要「追根究柢」的時候，「不曾明言」的部分，便成了爭論的話題。

如果把教育中這類爭論的話題歸類，再加以分析，便可發現其中一部分是「定義」問題，一部分是「陳述」問題，再一部分，應該是「修辭」問題，最後一部分則是「了解」或「詮釋」問題。

這些爭論的話題之「積極」的一面，是鼓勵了教育論述的出現，似乎持每一個說法的人，都成了「莊嚴的聖人」，其論述也就成了「一家之言」。然而「消極」的一面則是：如果選題不當，例如「小題大作」，不但對問題無益，反而會離主題愈來愈遠。教育問題之層出不窮，愈演愈烈，除了由事實所造的以外，「理論」之龐雜，也不無影響。

這種現象的造因固然很多，以其中一個相當嚴重的原因

來說，坦白的講，便是教育中所用的語言所造成的，若把造因歸諸於「造言者」的一面說，可能之一是用語有欠嚴謹，以致產生「定義問題」和「陳述含混」問題；可能之二是用字的邏輯問題，也就是文法和修辭問題。擴展下來，便生出「概念不清楚，且不確定」；「詞意不明白，且不周延」。

西方教育論述有這種現象；中國從實行新教育以來，便「唯外國」之是從。而把一些概念不清，詞意不明的國外教育著述翻譯成中文以後，囿於外文的結構和語法，早就有了「懂（外文）者不看，看（譯文）者不懂」的說法。因為要把一種語文著作譯成另一種文字，所需要的條件，多於用本國文字自行著述。這是很明顯的！用本國文字寫作，所需要的只是對本國文字的造詣。而翻譯，至少需要「精通」兩種文字。這就是說：一則要完全了解原文——包括術語、習慣語，和文法及文字結構；一則要對本國文字的運用，熟練自如，有相當的「文字技巧」。那樣在把外文翻譯過來以後，才能成為「道地的」本國語文，而不是「外國人說中國話。」

林逢祺君與序者有師生之誼，而且是歷來所遇到的真正聰明且有志向學的人。以所譯 Israel Scheffler 所著的 *The Language of Education* 的一章見示，並囑校訂。這本原著之吸引人，在於注意到教育語言的重要性，並提出了一些用語的問題，是「浩如煙海」的教育著作中所少見的。內容雖然不多，所提出的問題却有意義。尤其是既然作者以「語言」為名，其本身的語文造詣，便當「可觀」，事實上確是如此。因而引起了序者精讀原文的興趣，發現不但其用意可取，而且文字的運用，表現出說理的氣勢。以常用的中國話

來說，即使稱不上擲地金聲，仍然可算「鏗鏘有致」。和一些泛泛的作品大異其趣。因此序者妄願越俎代庖，對林君的譯文頗多修正，一則使其吻合原著的語氣（譯者的譯文意義上並無不當），一則刪去現在流行的「翻譯贅詞」和「新創的複合詞」，以求表現中文的「典型」（或者是傳統而應該揚棄的了）。對於這一點，序者倒是對林君有些抱歉的。不過序者基於對教育的一片赤誠，希望這本譯文，對國內從事教育著述或熱心教育的讀者，發生一點「暮鼓」晨鐘的作用。

賈馥茗

校閱者簡介

賈馥茗，民國十五年生於河北青縣。國立北平師範大學教育系肄業（民 35～38 年）、台灣省立師範學院畢業（民 38～39 年）、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民 44～46 年）、美國奧立岡大學教育科學碩士（民 47～49 年）、美國加州大學教育博士（民 50～53 年）。歷任台灣省立台北女子師範學校教科教師（民 39～44 年）、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系講師（民 46～47 年）、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副教授（民 53～56 年）、教授（民 56～59 年）及教授兼研究所主任（民 57～62 年）。民國 62 年起擔任考試院考試委員，於民國 79 年卸任。目前為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兼任教授，及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教育大辭典》主編。其主要著作包括《兒童發展與輔導》（台灣書店，民 56 年）、《心理與創造的發展》（台灣書店，民 57 年）、《英才教育》（開明書店，民 65 年）、《教育概論》（五南書局，民 68 年）、《教育與人格發展》（復文出版社，民 68 年）、《教育哲學》（三民書局，民 72 年）及《教育原理》（三民書局，民 78 年）。

目 錄

「當代思潮系列叢書」序	i
作者序	vii
校閱者序	ix
導論	1
第一章 教育中的各種定義	9
第二章 教育口號	33
第三章 教育隱喻	45
第四章 教學	59
第五章 教與說	77
結語	105
索引	121

導 論

這本書著力於教育哲學。首先，討論和「學校教育」有關的時常出現的論證形式，然後擴及到由學校教育牽涉出來的「教學」這個概念。經過分析從教育及社會文字中選出若干語句，提出批判這類語句的策略。而在探討教學概念時，則又包括處理教育法則的性質、科學研究與學校教育的關係、道德行為的發展、及課程論點的釐清等。本書通前徹後，一再強調批判任何主張必須考慮其出現的上下文，並進一步強調區分與實際及道德時常混在一起的論點。這兩個重點，以及其他若干附帶提到的觀念，將會比這裡所專門處理的問題，切合更多主題的探討。

然而，說本書是一項教育哲學（philosophy of education）的研究，需要予以釐清。因為哲學研究是個含糊的概念，若不明白地解釋清楚，可能會導致誤解。這個概念，一方面可能指哲學問題的探究或哲學方法的運用；另一方面，則可能指對哲學探究或運用哲學方法所得到的結論之歷史研究。雖然兩者常以相同的名稱出現，但卻是相當不同的企圖。第一種必須有自己的哲學思維——也就是說，必須在哲學問題上，採取某種立場，或者運用哲學探究的工具；第

二種就不必像前者那樣的哲學思維，而只須了解哲學思維的結果與經過就夠了。

本書之教育哲學的研究著力於第一類。是要把哲學方法用在基本的教育觀念上，而不在描繪一些已被接納的哲學性的教育論述的成長與績業。然而，這種取向，並不是低估過去的歷史研究或哲學論述。事實上，仔細研究先哲的著作，而作的所有哲學思維既重要也是必須的。本書與思想史之間的區別，只在於面對這些著作時所採取的工作態度。就本書的目的而言，對這類著作的考驗，只是工具而非本來的目的。因此，歷史上重要的觀點，在本書裡，只有和個別問題有關時，才會提到，並沒有給予等量齊觀的歷史詮釋。不過，這並不是貶低歷史價值，只是面對歷史性論述時，所採取的一種特別研究態度而已。這種態度，或者可以用下述相關的問題為例——就過去的科學論述而言，科學史家和實用科學家之態度，有何不同？當然，說其中一個會引述前人思想，而另一個則否，是不符事實的；而說其中一個比較不倚賴前人著作也不對。實則，史學家研究前人論述的目的，在於了解他們的起源、發展與影響；而實用科學家則注重他們對目前研究的科學問題的啓示。

這裡強調哲學探討與觀念史之區別，並不是因為它特別複雜難解，而是因為其在很多最近發表的教育哲學論著中，沒有得到充分的承認。再者，以目前整體哲學所產生的新鮮而豐碩的發展來看，極適合重新針對教育作一番哲學反省，此尤以英語國家為然。（註1）要討論這些發展，就必須對近年來的哲學研究歷程，做一番鳥瞰。簡述這類大題目，只能泛論，且盡量求簡，但也不至於毫無啓發作用。以下這些評